

●精神家园

我还是想妈妈

易祥草

大约是我十来岁的时候,一天下午,家里有许多农活要做,妈妈便要我去放牛。妈妈帮我把牛赶到离家大约里把路的小山里,说:“你在这里看着,只要牛不吃别人家的禾苗就行,傍晚时,妈妈就来接你。”这座山是个多彩的世界,牛在安详地吃草,我则四处寻找地葡萄、羊奶糕子(蓝莓)、茶耳这些好吃的东西。我已经走得很远了,牛还在原地一个劲地对着一蓬骨茅草猛吃。我放心了,便漫山遍野跑,寻找这些东西,除自己吃饱外,还想弄点回去,和兄弟们分享。突然,远处的山头上压来一堆乌云,乌云深处还不时划出几道闪电。不好,凭着以往的经验,这是马上就有暴雨到来的征兆。我害怕了,连忙一路小跑冲到牛的身边,企图在下雨前把牛赶回家。

牛上午犁了田,可能又累又饿,这时吃得正香,哪里肯听我的使唤?我先用竹枝打,它朝我看了看,根本不把我这个儿童放在眼里,回头又贪婪地吃它的草去了。我怒火中烧,一边牵着牛绳,一边从地上捡一根棍子狠命抽打,牛才极不情愿地离开。终于走在回家的小路上,但牛哪里懂得我的急切的心?不管我怎样用棍子抽它的屁股,它还是文静地慢条斯理地走着,不时还从路旁的田里捞吃几口嫩嫩的禾苗。这时,天边的乌云已经以奔跑的速度漫到天顶,炸雷震耳欲聋似乎就在我身后响起,暴雨就要来了。我气得直哭,妈妈呀,你不是说来接我的吗?

一声闷雷过后,暴雨裹挟着冰雹便劈脸盖脑地砸下来。我本能地将衣服翻过头顶,遮挡住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口袋里的地葡萄、蓝莓全掉了出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突然,一把雨伞遮过我的头顶,我抹开满脸的雨水一看,是妈妈。“妈妈——”刚才还坚强的我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妈妈也没多说什么,拉着我就往路

边一个废弃的茅棚里走。一阵狂风吹来,妈妈手里本来就被冰雹砸了几个窟窿的油纸伞被撕成三瓣。妈妈丢掉了雨伞,拉着我赶快躲到茅棚的墙下,解开她的衣襟,盖住我早已湿漉漉的头。我们母子惊魂未定,又一阵狂风肆虐而来,将茅棚上本来就不多的茅草连着椽子掀向远方。没办法,妈妈只好靠墙边站着,雨水从她的头上流到衣襟上再流向脚跟。我依偎在妈妈腋下,明显感到妈妈身子在发抖,但母爱的暖流一直流遍我的全身,融透我周身血管。有了妈妈在,我就不怕风狂,不怕雨骤;妈妈是天,妈妈是地,妈妈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我就初中毕业了。其时,父亲已经去世,比我大的几个兄弟已经成家分居。我考虑来考虑去,盘算着考一个包吃包住包分配的中专算了。但是,当时学校对升学志愿的要求是:一二类成绩报省属重点中学,三类成绩报母校,四类成绩才能报中专。我的班主任觉得我如果去读中专太可惜了,于是偷偷改了我的志愿,后来竟然被省属重点中学录取。当我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心里五味杂陈,喜忧参半。喜的是,考上了重点,证明自己还是有一定实力;忧的是父亲不在了,没有了经济支撑,谁来送我读书啊?但转念一想:不能失望,因为我还有妈妈。

当我把印制精美的《录取通知书》递到妈妈手中时,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就默默地流眼泪。我站在一旁惴惴不安,像是闯下了大祸。我知道妈妈心中的苦楚。沉默了一会,妈妈从衣襟里掏出手巾擦了一下眼泪,然后坚定地说:“考了好学校,书,一定要读;钱,慢慢想办法。”她先卖鸡鸭养畜积攒了一些钱,然后叫回了在洞口县工作的大哥,一半是商量,一半是要求,让兄弟们送我读书。

终于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凑足了学费

和粮食,当三哥挑着简陋的铺盖送我上车站的时候,妈妈送我到门口就折回屋去,大哭一场。她为我历尽波折而终于入校而暂时放心,又为我以后的学习费用而迷茫。我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家门,妈妈的泪水让我揪心,也让我感受到了有了母亲就有了温暖,有了力量。有了母爱,我会信心坚定,自立、自强。

我参加工作了,想接妈妈到城里住。妈妈觉得城里拥挤、喧嚣、俗气,不如在农村自由自在、闲适接地气。我也只好一有空闲就往老家跑。有一次,我生病住院了,躺在床上病怏怏的。司马迁说:“父母者,人之本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我想起了小时候生病躺在妈妈怀里的温暖情景——我想妈妈了。突然,病房的门口闪进一个人影,撑着雨伞,穿着大衣襟衣服,脚上一双套靴还不停地往下沥水……啊,妈妈,是妈妈!虽是年逾不惑的人了,看到妈妈,还是禁不住像小孩一样叫了起来。

妈妈放下雨伞,放下手里的包裹,坐在我床边,没有来得及喝口妻子给她倒的水,先拉着我的手看了看,接着就像小时候那样,双手捧着我的心,先用大拇指摁眉骨,再按太阳穴,再刻额头、揉人中、捻耳垂……一番捣腾,我觉得精神好多了,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接着妈妈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细细唠叨:“‘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病要慢慢养;‘和尚打铁,还要本身健。’工作重要,身体更重要……”妈妈的唠叨像一首诗那么迷人,像一首歌那么动听;像一个熨斗让我的心服服帖帖,像一罐蜜让我的丝丝清甜。

一见到妈妈,我的病立刻好了一大半。

往事如烟,如今我已年逾古稀,成了爷爷级的人物了,可我还是时不时地想妈妈。

●湘西南诗会

晨光 (外二首)

伍培阳

鸡叫三遍
睡醒的露珠对叶尖说:
我想下了
啪的一声
惊起的鸟鸣潮动辽阔的曙色
村庄翻过身来
推了推远处朦胧的山脉
问:几点了?

炊烟

漂泊得远一些
山那边的山那边
宛若绵长的乡愁

一只坐在屋脊的麻雀
用方言发声
母亲往灶膛又添柴禾了

懒起

还未道出缠绵
月光就急急翻墙走了
上午十点钟
在窗前伸懒腰
搭出墙外的杏枝,频频招手
恰巧看见一位叶姓的书生
骑着宋代的绝句,和平仄声
隐入山坡上的桃林

油菜花开

逸夫

春色在嫩枝上溶解成金
散碎的橙黄漫无边际
与阳光碰撞,与风碰撞
这柔情万种的花朵
招引蜂蝶无数
别吱声
你所有的赞美辞,都很无力

这浩荡的美,你说不出万一
还是学习端坐在
叶片上的露珠
圆睁晶莹的眼
把前来看花的人当作亲人
内心能容下整个世界
锦绣河山便是故乡

油菜花

陈阳梅

三月摊开
亮黄的宣纸
田野里
所有的静默
被喧闹一层层淹没
蜂飞蝶舞出书香
在这场盛宴中
有一面旗帜

于精神的至高处
描摹思想
再自南向北
顺着风速和花色飘扬
平平仄仄的波浪
轻轻荡漾
睁开眼一遍金黄
闭上眼一派馨香

●百味斋

抓阄

(小小说)陈卫民

我所经历的时代,耕牛是农人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这从牛与人的进餐时间看得出来:大清早肯定是先出去放牛,牛儿吃得圆滚滚的回来,日上三竿,人们才开始收拾早饭。

放牛非常耗时,找一片丰草的地方实属不易:田垄上,昏晃晃里,都星星点点地种着大豆,或者高粱,哪像如今,大片的肥田荒着,没人心疼。放牛早晚两次,大抵需要四五个小时,因此需要专人来管。我们家,能放牛的孩子就我一个,弟弟尚小,牵牛不动,反倒被牛拽着走。因此父亲跟别人琢磨出一个好办法:合着养。用他们的说法,叫“联牛”。一头牛,两户养,一户一个月。干农活时,根据时间松紧,统筹安排;这家犁田,那家就插秧,如此轮换,并行不悖。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着养牛亦如此。牛儿被伺候得膘肥体壮,又下了崽,那户人家提出分伙。分伙,肯定要对“共同财产”分割。大牛好办,卖掉,一人一半。小牛大伙都不愿意卖。那就只剩一种可能:抓阄决定牛崽归属,得小牛者,补贴给对方现金。很显然,得牛崽的占便宜;牛崽不断在长大,在升值;而拿钱的,手里的钱是一天天不抵钱。

抓阄需要一个非常诚实可靠的中间人。

找谁呢?安司令。这是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人。选他,大家都放心。

邀请他之前,父亲使唤我到

村小卖部买烟。要白沙烟,父亲强调。平时父亲连一元一包的“新环球”都舍不得,这回要白沙烟了,真是破天荒。要知道,一包烟可抵两斤肉啊。

烟买到,父亲到安司令家去了趟。回来时,嘴角有不易觉察的微笑。

窗外的蛙声,与月光一起涌进屋里。昏暗的煤油灯,躬身的人影,映衬在挂着蜘蛛网的墙壁上。劣质烟草呛人的味道,四处弥漫。母亲在剁猪草,我在三心二意地写作业。两个弟弟还在嬉闹,偶尔踩着了黄狗的尾巴,惹得一阵狂吠,惊起了满天星斗。

安司令讲好规矩:抓到写着“没有”字样的,牛崽就不归他。一切就绪,安司令把两个纸团捧在手心,使劲摇晃几下,纸团在桌子上蹦跶几下,静止了。为了避嫌,当然请人家先抓。布满血丝的眼睛,瞪得老大。他抓起这个,放下,抓起那个,又放下,纸团仿佛有千斤重,几欲压弯了他的胳膊。终于,他打定主意,毅然决然地拿起一个纸团,慢慢打开,渴望的眼神,随着纸团的打开,变得空洞;他紧绷的身体,松垮垮瘫下来,夹在手指的香烟,已经燃到尽头,烫着手指,他却浑然不知。他低头,不语。接过我父亲递过来的八百元钱,抖抖索索数了两遍,缓缓迈出门槛,留下太息般的长叹。

谁都没有注意剩下的那个纸团。只有我,第二天在屋子的杵里发现了它。我好奇地打开,两个字让我惊诧了一辈子:没有。

随着春风飘

雷洪波 摄



●旅人手记

曲幽谷

刘绍雄

车子从城步的茅坪横插过去,没开多远就到了绥宁的关峡镇。

这一次,我参加武冈诗联学会组织的黄桑采风之行,准备穿过曲幽谷,去看六鹅洞大瀑布。一路上看到的除了水白,就是树绿和草青。满山的绿,从溪畔杜鹃、刨花润楠、阔瓣含笑、西川朴、灯台树、甜槠和红柿等树上滴滴下来,连蛙声与鸟鸣亦被染得翠莹莹的,我的心胸亦一扫城市的尘嚣,变得青葱澄明起来。

山里的路不好走,有溪水调皮占道。逢水涉水,遇到有青苔的路面,踮起脚尖来走,生怕踩破大山鲜嫩的皮肤。女人们喜欢且行且停的在路边采摘棕叶,采集片片六月的诗笺。

山重水复,石壁如堵,循草径在山的迷宫中绕来绕去,饶有野趣。袁子才说“文似看山不喜平”,此刻深有体会,读山就要读大山的奇势迭出,最忌平坦。

突闻动地鼙鼓破空而来,如千军万马

奔腾而过,原来是大瀑布到了,这里是曲幽谷的尽头。不远处,横亘着一堵高悬的山岩断层,一左一右两条瀑布,像白烟,似雪练,又如巨龙,从高高的山崖上跌落下来,发出震耳的轰鸣,吐着雪白的水沫。瀑布又像两缕银白的长髯,拂在岩壁,又如两缕白绢在峭壁上飘荡着。瀑布泻到谷底,形成一个很宽的深潭,气势着实非凡。在潭边行走和说话,身子与话语皆会被密集的水沫打湿,水意葱茏。

大瀑布旁边的牌子上说,若是雨过天晴的时候,或者到了夕阳下山时,瀑布之上就会有七彩长虹横贯天空。滚滚水花的洁白与静静虹桥上的七色,一静一动,一素一彩,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极大,景致特别迷人。

从大瀑布的谷底,沿着石级一步一步一个台阶走到谷底。走出峡谷时,我全身湿透,呼吸急促,心脏好像要跳到嗓子眼来了。没想到,武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

公室的小曾母亲,83岁了,也同我们一样,从大瀑布的谷底一步步地爬到谷顶来了。大家对白发苍苍的曾母翘起了大拇指,说真了不起,耄耋老人,还能爬上百层楼高的大峡谷,真是奇迹。

看了大峡谷后,前往上堡古国游览。说是古国,其实就是一个侗寨寨子。寨里饭馆当垆的,皆是年轻的侗族女子,脸上的太阳色像名片一样,显示她们忙碌在田间地头、日晒雨淋的辛劳。

寨里有一股很大的山涧水,从山崖上挂下来,穿村而过。奔腾不息的涧水在渠里轰鸣着,汹涌着。水声很大,轻易地掩盖了寨里的鸡鸣犬吠和人声鸟语。在涧水面前说话,你得大声喊叫,要不然贴着耳朵也听不见。

侗寨里的楼皆木楼,立在寨道的两边石坎上。木楼都是后来修建的,木头还显得很新,刷在木板上的桐油,清澈得透出木板的鲜黄原色,光滑得连阳光落在上面也打滑。

寨子的后山上,建有三架巨大的风力发电桩,一根根长长的叶扇在风中缓缓地转动着。有人说,看上去叶子转得很慢,其实里面的电机轴转动得很快的。好呀,山里人用上先进的绿色环保能源,其费用应该比城里的火力电低得多。